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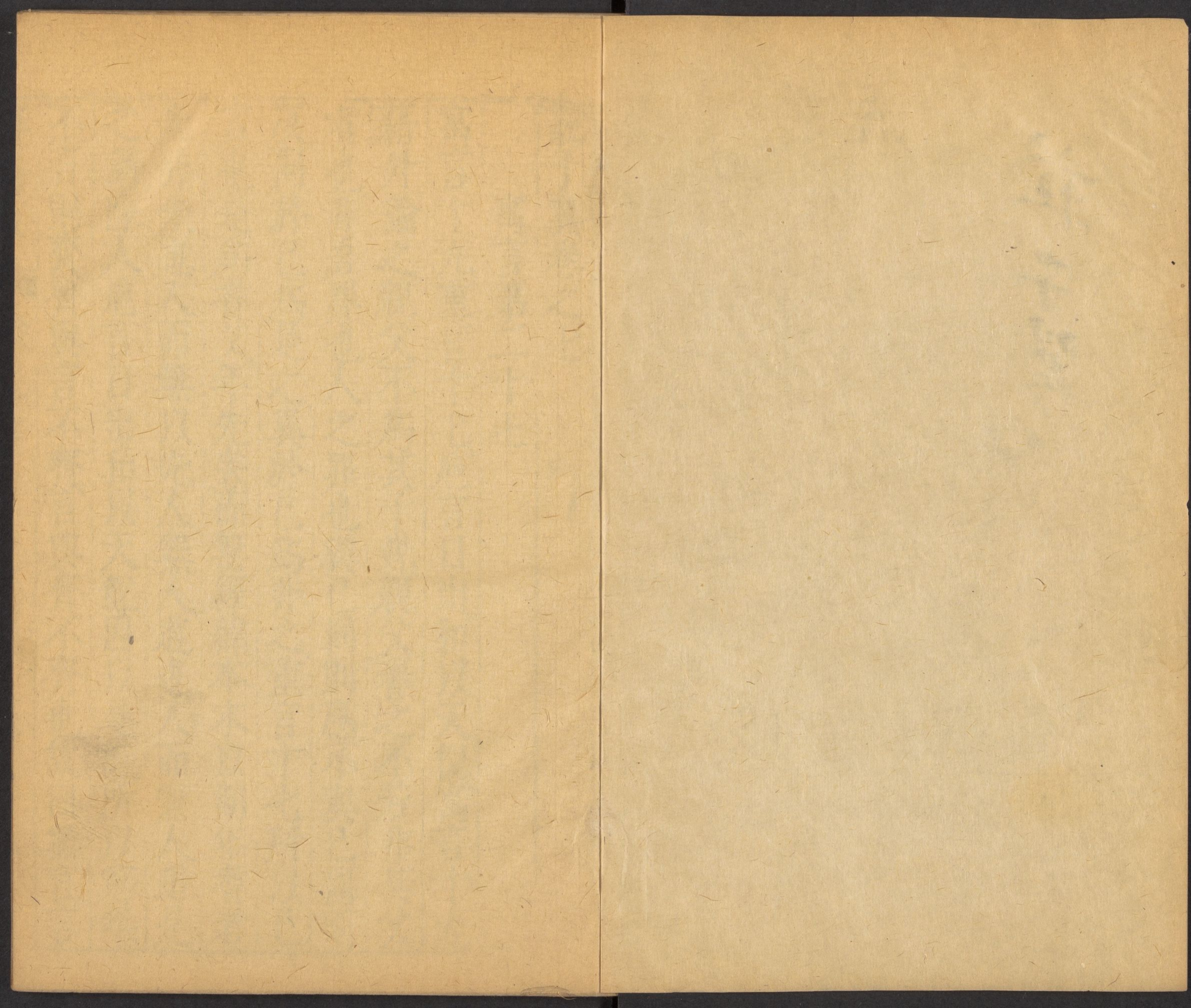
T1111/2303(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7

莊子翼

卷之六
卷之七



莊子翼卷之七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

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已言者止人之爭辯也。厄圓酒器也。藉因也。

郭註

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厄。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

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已。終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之

之已。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同則應不同。則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者。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夫耆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此直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可而物各自然。各自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為始於昨。為。卒皆理自爾。故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呂註

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

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卮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
 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而疑則不信猶父不為子媒
 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
 謂重言十七同已則應而為是異已則反而為非吾
 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
 重者艾之入而言之凡書中稱引古昔皆以耆艾為
 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
 則人從之入而無以先人是謂陳父之人曷足重哉
 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卮而已卮之為物酌於
 樽壘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為之至聖
 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
 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
 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
 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言不齊未足為大齊惟
 言無言而後大齊卮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
 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物之種
 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於卒若環是謂天均天
 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
 無為之至故曰天倪也

劉槩

水之在卮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

口卮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蔓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不為簡約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讟五各反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 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

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

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

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後其材知而不復其

本靈則生凶矣嗚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

律者眾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常而未嘗

言未之嘗為也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

之口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口所以

宣心故用眾人之口則眾人之心用矣我順眾心則

眾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

定之又何為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 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化則必始是而卒

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

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春

始有化而真以為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

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

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存氣有形而復

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

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

之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為而自化

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壘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

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

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嘗言也

循本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

也壘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

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為孔子不過

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為化莊子曰不然孔

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

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

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

敢違逆此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在於是乎止

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

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三千鍾不泊。既吾心悲弟子問於御尼曰若參者可

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

哀乎。被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一作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再化謂悲樂之變縣羅云揭也不泊不及養親也

郭註泊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既

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

之宜矣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

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

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

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

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

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

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

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論天者有歷數

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劉云人據人各自據畛域不通也

郭註 野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通彼我也物與物同也來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成無所復為也不知死生所遇皆適而安也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 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實禮樂

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微物即物物皆游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自鬼神來舍天成則與天合德不知死生則知止乎其所以不知大妙則美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則不生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問哉以為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為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鬼邪而有以相應以為有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眾問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

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

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

也

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蜩甲蟬蛻皮也。屯聚也。叟叟一作搜搜音蕭。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影似形而非形。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

無待而獨化之理。影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

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蜩

之甲。蛇之蛻而非蜩。甲蛇蛻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為影。然而無情

豈知有待。即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况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

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為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

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循本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畧也。彼指形也。况乎以之。以訓用強陽。陽氣之不正者。罔兩與影如

之與叟也。二叟相逢。住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

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蜩之甲。如蛇之蛻。此說似美。而非甲猶是生於蜩。蛻猶是生於蛇。若

影遇火與日照之。則屯聚。遇天陰與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為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

為吾影。而必有所待。况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強陽。吾亦與之強陽。強

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真實。又何以問為。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

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

問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而誰與居。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子六切。然變容曰敬。

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人。公執席。妻執巾。櫛合

者避席。煬漾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姓名戎

字子居。列子作楊朱。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煬炊也。

郭註 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也。尊

呂註 睢盱。自異故憚而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盱盱。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名也。老子所以歎子

禦寇其趣一也。

江適 孔子曰。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盥漱巾櫛。脫屣

者。每得於眉睫。故陽子之睢盱。盱盱。老子以為不可

教也。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况。是謂若辱。而

哉。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舍

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

若此。異者乃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

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往反之間耳。

管見總論 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

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

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為固然。固可

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

不得行志。當世猶鬻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

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完其真。從微

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

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况欲必信於後世乎。

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

乎為親為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

至於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夫次論命鬼之有無。

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克其造
化所與而莫之天闕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
亦猶是也結以雖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
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
無得魚息
筌者哉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方且治平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
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
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
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
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
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
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
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
戶之農曰捲捲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
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
反也大王賣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

求者土也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亾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

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

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

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為君也幽憂高誘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捲

身不以利累形言富貴有養而不以味養傷身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搜王子名淮南子作翳爾

雅云南戴日為丹穴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

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為先

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得舜者

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

也使其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乘獨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

二患乃為尊生也然此聖人之緒耳非其真也聖本
之真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為天
下國家之所寄託時
適然耳又何傷乎

循本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
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為壇記壇之近

仍有其墳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

攫俱縛切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

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

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

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

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

重矣子華子魏人攫取也廢斷而去之也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碧虛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場廢地何苦爭為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鱉而失靈龜

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鎔錘而競刃雖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

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

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側雅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

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魯君作魯侯苴有

管見

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闔不容議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可測邪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安也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

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定隨侯之重重當作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常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文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獒狗而殺子陽

碧虛

士甘陸沈無聞豈肯誦志而受無名之祿苟徇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

悅

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

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

王曰強

上聲

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

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

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

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

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

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

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

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

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三旌司馬本作三珪云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碧虛

謂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已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

矣

口義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

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

大馬中緝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擊冠
 縱徒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
 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
 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
 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
 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
 胼駢胝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
 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緼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
 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
 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
 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

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
 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
 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
 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匡正也縱履曳履也應門自對門也希世
 顧世譽也腫噲臍錯也一云盈虛不常貌

新傳

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
 泥然自得於胸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
 曾子顏回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
 牖曾子顏色腫噲而衣冠決壞顏回家貧處卑而軒

附絲麻之僅給三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許慎云天子之兩觀也

疑獨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人心之難勝故雖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自言其未

無心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夫之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自勝不能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也故曰無壽類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為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素感切顏

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

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

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

孔子推吐雷切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名而來

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其伯得乎丘首。孔子之

伯即共和丘首一作共首

呂註

自顏闔禦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子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司馬彪

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十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又因瞽務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死。

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廬一作水。

龍上曰：敵讎中曰：水。祖兵須強力，然君須

忍垢，桐水一作桐水。

郭註

孔子曰：士志于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

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歿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泯然從眾。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

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

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洛與政為政，樂
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
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
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悅
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
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
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
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
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

世此二士之節也

孤竹國在遼西合支縣界血牲一本作殺牲

郭註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
此天歿者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

呂註

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
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為汙辱。至於溺餓而

以此其於樂道以忘生者，益為難。世俗之情，所不信
也。數子皆聖賢，則於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歿有重於
泰山，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為之，曾、殷、武之
事其末為曠，輒聞無擇，隨光夷齊之風者，於天下後
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云：湯恐天下
以已為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
聲於子光，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
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
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
光夷齊之徒，則弃生以利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
也。其為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
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狗物之俗
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郭氏總註

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嘆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會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耶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

或謂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晉光二三子本之出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身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弃榮之意耳所以深祛塵務之弊者被褐齋翳保身而已其全身尚高而趨俗自

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棻

於不得已而已無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循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慾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為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十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一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

管見總論

本篇載讓王高節曰堯舜許由善卷至於天下如救屣者豈可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寸約不以利祿易其志真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

年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
就巖穴之隱亦足矣夫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啓有
國者重道尊生之清淨無為之教所以立玄聖素
王之業所以著也夫已狗物者小臨利害一毫
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
德而為人之所寄託者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
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遠至自沉而喪不貲之軀耶蓋
士不得中道而狷介時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
求之無厭必至於慕名之過若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官
而後已此亦慕名之過若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官
隱顯隨時從容中道亮壽之事也伯夷叔齊讓國
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其志亦高而矯亢要名後世
者若夫為君而讓則其志亦高而矯亢要名後世
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與一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

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
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
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
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
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
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
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
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
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人心如涌
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

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脯之膳。孔子復還。

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

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其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計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其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

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其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強

上聲

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

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羅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

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及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而有時。操平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詐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

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

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

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距邪。孔

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距得無逆汝意若前乎。

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

須。幾不免虎口哉。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年。餘年若至子路之歿。百五六十歲。

不得為友。是寄言也。樞戶。破人戶。樞而取物也。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繁也。帶。牛脅以牛皮為帶也。縫衣。逢掖之衣。大袂。禪衣也。

張其尸。曰。磔。流。也。

郭註。此篇寄明。因眾之所欲。亾而亾之。雖王紂可

去也。不因眾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呂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

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

莊一書 卷之十
跖之所以拒天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
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危治其心者苟不能絕奔聖
知仁義則亦不免為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
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
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
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
實情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
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
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
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
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
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平。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
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
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
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
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
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
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
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
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
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䟽戚無倫。貴賤無義。

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
 有義乎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
 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
 無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
 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
 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
 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吐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
 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一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刑奔而天比干剖心子胥

扶夫眼忠之禍也直躬證公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

子立乾子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好臣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

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罹其患也滅聚

竊聚之人也鮑子名焦周末人汗時君不什子貢諫

之遂弃其蔬而餓死申子或云申徒抱甕之河或云

也

郭註 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獲

呂註 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
 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無約也子張以
 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
 者也夫爲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

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若狗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有直
視乎天之中則無在直而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
而不執以爲中此道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
非皆一無筭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則疇跡與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
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
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
利惡之爲累而不悟名與善亦
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管見

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狗一偏未爲

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徇聽其自然無君子小
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在直中外是非之
辯哉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
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
成皆棄滅其天理而
陷溺於物欲者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

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天見下貴者所以長生
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
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天此人以爲
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
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
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
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
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
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羨究勢至人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協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追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鍾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礙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

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知不足云者。言為知力不足。故不用耶。氣言。但推尋正道。不忌故不用耶。馮氣言。債。齋。不通之氣也。內周樓䟽者。言重樓內。匝䟽軒外。通謂設守備也。

郭註

此章言知不足者常足

呂註

無足以富為見下。貴是為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為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無

主可知。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之所為。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後世恬愉。不監於體。怵惕欣歡。不監於心。則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是也。至富至貴者。猶不免於患。况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為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為不足者。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為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為故。弃天下。而不以為廉。廉貪之實。反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後溺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為。謂形體潤澤。則特而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繚意絕體。而爭之。此則何所謂。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也。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碧虛

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為其所為。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

之處。貧賤則惕。休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為為者。為與名就利之為。而不知富貴之自為也。舍

其自為而欲興就者知其不免矣夫鼎空之蟻唯聚
 臙臭蒙袂之士耻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
 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後
 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
 非為已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
 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為貪及其功成名遂俾
 位有道亦不自以為為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
 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
 不顧此豈與名譽哉貪饗之人以恬淡為病寂寞為
 恥而不知平易為福有餘為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
 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師鼓擊醜則喪
 亂道業觀膏梁充溢則動多艱若權勢取慰者溺為
 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
 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則真性
 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於恭
 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

楊用修

該溺於馬氣背注飲食至咽為咳為音憤憤
 清也按馬當音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貨
 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尤其難也故曰可謂
 天下難是則溺也又自無後身也

居則溺宴安鳩毒聲色所述無水目沈也故曰溺
 澤則馮言營營然如馮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馮言
 必作
 憤音

劉槩總論

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
 非是非非泯於人之性是之德為吉非之德

為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
 而紛紛於有為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
 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為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
 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
 能若復狗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
 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
 人亦不能以辯勝故末篇以子張
 之言為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丹鉛錄

邵堯夫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
 雖聖人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伐之言君子思不出其位楊中立云逍遙遊
 一篇子思所謂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
 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能以此意讀莊子所謂圓稅之
 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

也者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
 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
 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
 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
 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太子而

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
 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莫干胡之纓
 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悅之今夫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
 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
 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
 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

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成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鏹，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鏹，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

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執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刃也。鐔。劍口也。鉞。把也。一云鐔從稜向背。鉞從稜向刃也。三環。聞義而愧。繞饌。三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呂註 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為大廟犧牲。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及亦豈小哉。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所以言天下神。不可為也。示之以虛。麗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菴故匡諸侯。而天下服。莊子之所以為劍者。如此。此文王聞之。茫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為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為鋒。清廉居次。故以為鏑。賢良倚以為幹。者故為脊。忠聖植以為本。者故為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為鈇。為國者。觀其所以為鋒。鏑。鐔。鈇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劍。則正指

劉槩 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

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

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斬人之
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
人則雖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
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
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
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
大也大則服大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
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
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
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劍似求合矣蓋
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
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
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
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
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
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
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
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
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

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吐切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欬田荒室露衣食不足故賦不屬燭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滯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忝多事乎且人有人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

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或頰適。

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

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

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

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

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惟

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

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後不

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

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

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

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

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

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

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直悲無聲。而哀。真怒

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

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

莊子 卷之七 三十五

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

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乎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父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聞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

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

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揄袂揮袂也。齊民猶言平民。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也。爾容類適者，善惡皆容顏。

郭註 此篇言無江海而開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

通無外，暖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

窮理至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呂註 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豈有漁父之譏哉？

言於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

而巳。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孰肯以物為事故。道之

真，以治身緒餘，士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

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人疵四

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為，

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

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

卷之七

三十七

莊子翼卷之八

列御寇第三十三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
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形謀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
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
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
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

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
頤杖感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擯者以告列子

列子提履跣而走既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

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
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一作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

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
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沈若

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方李云道也吾驚者見人
感已即違道故也餐讀曰
漿謀問也貴老謂重御寇過於老人也整亂也多餘
之贏列子作無多餘之贏當從之保附也敦豎也賓

者通客之人也出異猶言未異也無謂也者
非道德之謂也食而遨遊本作飽食而遨遊

郭註 漿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已內誠不辭則外
自矜飾形謀成尤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外鎮

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也使人輕乎貴老言鎮物由
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整患言以美形動物
則所患亂生也漿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也保汝
者苟不遺形則所在是保保者聚守之謂也任平而
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
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人
人為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
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在衆人者也

呂註 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厭深渺
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光可謀而知非藏身

之道也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
輕貴老而重已則整其患而自貽也整同齎唯感而
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人無保也出異則
藏用不密感豫則搖而本性養心存神之天患故以
莫告而小言者為毒而莫覺莫悟者不可謂之相孰
也孰言其薰蒸而至於成為為學者日益故勞且憂為

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
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江適性猶水也凝之而為冰釋之而為水凝則其體
復歸於明會何光耀之外鎮哉若夫內矜實智不能

自解物有結之便辟成光人皆得以密察之有若漿
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望其所患矣整亂
也言所患衆至也以五漿先饋為驚是善於內觀者
也處已謂不遺形也北面而立辨於物也敦杖感之
乎頤忘我也手言而出忘言也列子提屣走則未
能默悟不言之教矣夫能不失德而未至於上德之
不德知可道有跡而未造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
無汝係也且以不能使人無係為患者與夫使人係
汝者有間矣感像者先施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
物也所以人得而係之者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
既已有感矣勞汝神搖汝精日與戶外之屢者相與
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
俱淪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
為至言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
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就也

循本

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謀成光不能畏於

無迹外可間謀而成光采為人所窺也整猶醜
醜也所患謂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敬故以為患也
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與漢紀蕭曹恐踰城係
視義同敦音頓豎也感之手頤以杖拄頤而皮肉皺
也豫未然才或作性感於木然所以出異衆之驗必
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無謂無人言之者雖與
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
小言者又為人之害者也孰誰何也相問
之詞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為相問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支三年而緩為儒河潤

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

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

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夫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亦

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孝以

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孝以

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并飲者相粹卒也。故曰今

之世皆自殺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德者乎。

古者謂之遊天之刑良良人謂緩也。或作地音。其家

之實矣。

郭註 助為故應激自殺。或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故為秋柏之實。夫造物以下。君子

便怨成。精誠之。故為秋柏之實。夫造物以下。君子

辭也。積習之。功而已。為之。故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

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

功以賤物者。不避其。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

失其倫也。穿井所以。也。泉吟咏。所以通性。無泉則無

所穿。無性則無所詠。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

詠之末功。因欲矜而。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為

學父。故能任其自。知故無為乎。其間也。仍自。然

之能以為已功者。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呂註 緩自為儒而使弟為墨。以至相與辯其父助翟

所以為墨。則其人之天也。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

其身。儒墨不同。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

所夢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緩不自緩

矣。言彼之為墨。天實使之。良者受之。於性。非學所能

亦天而已。謂其弟為儒。而子自謂已之天。為良。則忘其

循本

九里。吟誦讀也。祇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河潤

蓋去盡也。蓋胡皆何也。諄聶之詞。夢中與其父言。資而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嘗以善視之。我死已為墓上。楸梧之實矣。莊子引此。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不屑屑於報其人之所為。往往報其所不能為者。緩乃責報於所為之事。誤矣。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恃已。以賤其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爭而相摔也。井無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摔。是不知天也。今世人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為不可知。而況有德之人乎。有道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為之自然矣。古者謂緩之徒為遁逃。天理之刑。

通義

善如時之秋。如柏之實。成其材。開其生意。而乃黨弟。以致我。或乎十年。

陸德明

穿井者謂已有造泉之功。而摔飲者不知泉。宿怨其為儒可知矣。

知翟之能墨。亦其天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安其所安

郭註

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所安相與異。所以為眾人也。

呂註

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循本

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

郭註

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相應。其至分而已。

呂註

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為謂所以云。和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

朱泮

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

郭註 事在於適 無貴遠功

呂註 龍之為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

所事於絕棄矣此之天全者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

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郭註 聖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木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

則足是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兵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

呂註 兵莫憚乎志鎮錙為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

以必不必則不為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

新傳 道者無為之補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體道無為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

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亡道有為而迂物情所以多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恃之與恃之則固難以存

也故曰兵也恃之則亡

筆乘 兵非戈矛之謂喜怒之戰於胸中者是也庚系子曰懷慧未發兵也止鋒鏑之慘而已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褻淺而欲兼濟

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

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

不知大寧竿讀竹簡為書相問遺也

郭註 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簡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

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

大神散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矣是以至人泊然無為而在其天行也為知所得者細在性大寧而至也

呂註

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散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一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

循本

夫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句法一乎形與虛循言極均平之耳形累不知太初者為形所累不知有太初也甘冥自爾眠水流乎無形發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

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

困窘織屨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

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

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

子行矣

郭註

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循本

黃悴消劑如破馘然痊亦難類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

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彼空汝與余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

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

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一作齒之

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

宵人之離囉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合之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貞慎通詩云維周

郭註極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

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

事飾畫非任真也從事華詞以支為貴言將令後世

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將慕仲尼

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

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

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也女

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定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

見驗也予頤言效彼非所以養己誤而可言正不可

也為後世慮明不謂當時也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

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

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

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楚桎梏靜而

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動而過

呂註

易以貞為事之幹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唯忘

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為貞幹為天下國家者

倘不知此而徒欲在聖知以為治其弊必至於如所

言也夫道法自然如鶴之不日浴而白有聖知為之

累則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為之巧

皆強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

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中無主而正也則彼仲尼能安汝與抑予自頤養與唯絕學而心養者乃所以致一也徒欲以聖人爲貞幹誤而矣非所以爲正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不忘之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之禮之變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貴義而賤利禮實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邪也有爲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過而已揚子云畫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宵即夜之謂爲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爲宵人耳唯真人寂然而爲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

循本 彼指民女指哀公言顏闔自謂頤養頤指誤錯何必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其相與以實也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顏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宵人即小人古字通用漢書毋適宵人是也此闔蓋真人之道與仲尼實別也

新傳

聖人者與天地合德與陰陽同功不暴其神而使人相歧不顯其迹而付物自化竊兮無爲而復歸於朴豈爲輔於時與夫奧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竊冥晦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今用於魯而爲輔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不得不喪真非爲理之道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詞以支爲旨又曰難治也此顏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一作猥一作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旱故

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粹然問焉

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 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

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呂註 原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環與達反皆相反者故察之

不可以一塗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也。德有心而心有

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

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太。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

良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

者。遭。

郭註 孰敢不軌言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也。而夫謂凡夫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

許之事也。有心為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也。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矚睫之間。則偽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吡。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

匹爾其所

其所

其所

其所

其所

凶首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
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
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偃
快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
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智慧外通言通外則以
無涯傷其內也勇動多怨言怯而靜乃厚其身也仁
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則有不周矣故多責愧然大
悟解之貌肖釋散也隨者泯然與化俱也遭者每在
節上住
乃悟也

呂註正考父至就協唐許言器度大小有如此者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為賊矣德有心而心有
祇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
五言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為首謂德有心
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此其所不
為也八者誤過人則自俗故以是窮三者不若人則
自強而通達知慧外通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
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強
有志以遺其形而巳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
注者無以知為也愧然而巳於知而達之者知

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知肖之而已命者造物所
為吾與造物為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
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
命者遭之而不辭也

循本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
俗之人車上舞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
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弗受豈
以爵命自驕孰協誰能如之也耳目鼻口心五者之
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為凶德之首凡自
好而警人之不為我所為者即是凶德美髯長大為

一壯麗勇敢為一知襄子美髯長大則賢射御足力
則賢亦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緣循者順其自然偃
快者偃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困抑畏怯自處於不
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申言達有三必也下又
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招怨仁義
則多招責唯達有生自然之情者能愧偉自任達於
知者雖未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
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
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方思善窮有八極言八者窮之極也達有三必言三
府者蓄藏於中之義言有六者蓄藏於中不免表暴
於外也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府也故惟達者免乎
此矣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時達命者吉凶好惡無思無營而與天道也

筆乘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
見為德之賊也釋氏所說五種眼唯天眼肉眼眼在面
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
敗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成無二理也然則達於
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肖曰老子不云乎夫道大以
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稱治莊子莊
子曰河上有家貧待得蘆而食之其子沒於淵得千
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斷之夫千金之珠

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
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
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

驪龍黑龍也

郭註夫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
以要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
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
夫之望者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徼寵名幸而不寤者皆探珠
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稱
人不亦

謬乎

口義騎稱者騎矜而孩視人也緯蕭織蘆為箔也得
珠遇龍睡喻人乏取富貴皆危道也奚微之有

言殘食無餘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人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郭註 樂生者畏犧而辭聘，憫體聞生而感此歎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呂註 莊子入於不歿不生嘗以歿為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

其制行如此

莊子將歿，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是，斧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鸞之食夫子也。莊

子曰：在上為鳥，鳥食；在下為螻蟻，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註 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木若任萬物之自平也。徵必有不合矣。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故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呂註 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為體則其生也。備物以將形其歿也，以之為齋送非虛言也。彼患焉為螻蟻之食，則不免予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於以平之則平之，至於以徵之則徵之，至苟有

心則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為至不徵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徵之則其徵也不徵猶平唯其徵也故以徵之則徵凡今知所以予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為神也明者唯為之使而神則徵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

管見總論

首以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

外履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交爭憤歎化為秋相遁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砥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砥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知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入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名患也倘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為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未結以莊子歿示紉

天下第三十三

形不足意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一偏體神用明顯平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一作為驗以稽為

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闡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殫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郭註

為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其根。

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天神至聖。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也。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參稽以下。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

名也本數明故末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為備也其在
 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鄒魯縉紳能明
 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經既散百家之學皆道古人
 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
 故也聖賢不明其迹又未易明也道德不一百家穿
 鑿也天下多得一各信偏見而不能都舉也夫聖人
 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
 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互之人恣
 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也所用其一曲故析判
 得常用不該不徧故未足備任也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天地萬物之理全人難遇故閭閻鬱聖王之道大體者
 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
 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雜
 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呂註

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
 為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
 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
 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子之所成一者神明
 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
 言之異耳諸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故不離於宗

人精所以入神不真則不至聖人則全
 其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為聖也及
 其見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為
 聖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
 以法為分而不可犯以名為表而不可亂以操為驗
 而不可欺以稽為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
 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
 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未
 道術而不失其道不為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
 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
 不可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
 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
 道志至春秋以道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
 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
 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
 學者得見其全不為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
 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徧
 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
 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

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士之道闇而
不明人各為其所欲為道術裂矣

循本

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總說天人神人
至人也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

和說聖人也其數一二三四逐一逐二討分曉也相
齒相列也以事為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為主
者務農桑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
庫之積老弱孤寡為意者以老弱孤寡為念也民之
理者治民之道也以上說君子自天人至君子總括
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嘆古今之異稱而道之以上
說古之道術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包
括在中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
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而徇於一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
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之
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容頌古通用即美
也自為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傷嘆之詞以後
各述諸
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骨釐

聞其風而說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

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

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

濩。文王有辟壁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賢

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

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

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

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躡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

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勞已甚，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箝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也所治非一故曰雜跣屐同木曰跣麻曰躡鞋下藉也巨子墨道成者猶云碩儒
郭註 勤儉則瘁故不暉也矯厲也勤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大過大順不復度衆所能也物不足則

關令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鬪為非不怒言但自刻也
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故博而不異不
與先王同者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
知所以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情
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太過雖欲饒天下更非
所以為愛也未敗墨道但非道德雖獨成墨而不類
萬物之情故曰是果類乎穀無潤也不可為聖人之
道者言聖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
下無難矣夫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故
離於天下者去王遠也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觀
其性之適也以自苦為極謂自苦為盡理之法也非
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
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巨子者能謂其所是以成其
行者也尸主也為其後世欲係巨子之業也意在不
侈靡而備世急所以為是為之太過故非也亂莫太
於逆物而傷性故為亂之上任眾適性上也今墨反
之故為治之下為其真好故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
教人求之不得謂無輩也枯槁不舍所以為真好也
才士也夫非有德者也

百註

先王之治至於名文物之大備則不侈於後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非其常然也以總
墨自矯所以備世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夫道所以
體常而盡變墨子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為常所謂
得一察焉以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為非樂至博
不異皆為之大過已之大循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
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歿不服不同先王毀古禮樂儉
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已矣墨子本以汎愛兼
利為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為之以約失之
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為之節
文墨子使人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勤
死薄使人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為之
太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已雖能任奈天下不堪何其
去于道遠矣音禹遭洪水其勞至於如此所謂備世
之急者墨子以為常然則非也夫大勤勞備世之意則
是為之太過天下不難為而墨子優為
苦以相進而已夫勤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之真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循本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於萬物
不以外物為靡麗也不暉於數度不以禮樂度

數為彈擢也。以繩墨自矯，守繩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備其急務而不為不切之事也。古之道術固有如此者，而墨翟之徒乃獨喜其說為之太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過甚也。已之大順，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順也。作為非樂言，所作為皆非可樂之事也。不異不與先王同，不異於眾人，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也。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固未嘗愛已，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道。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詞，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鼓朴也，去王也，遠此不與先王同也。橐栲以盛衣食之器，九如桓公九合諸侯之尤，讀如糾糾，雜者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脈絡貫穿，而注於海也。跂踰為服服事也，相里里名勤人名五侯之徒，五等諸侯，左傳所謂五侯九伯也，不佞不違也。不違則相應，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為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為主，冀得為後世傳道之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亂之上治之下，亂多而治少也。真天下之好好為治者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一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

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

之曰心之行。以膈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

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寔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稅下教天不取強上聒而不含者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

太少。曰：請欲回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

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

救世之士哉。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

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 伎逆也畢足而止不敗望有餘也。華山上下均平別宥萬物不欲令相犯錯也。強以其道。肫令

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見侮不辱。以活民為急也。效鬪寢兵所謂肫調也。雖天下不

取強。恬而不含。肫調之理然也。見厭強見所謂不辱也。不因其自化而強慰之。則其功太重也。固置五升

之飯。斯明自為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已也。圖傲揮斥高大之貌。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

假物必自出其力也。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為救世之士也。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

呂註 不為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人在醜而乖而洗之。是以此白心也。夫物之紛爭出於交侵而苛急別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

為物無所不容。則宜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行之。以肫合歡。以調海內。是謂心之行。欲置之為主。雖而

宗之自見侮不辱。至強聒不。舍此所謂調肫之道。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然為人太多為己太少。此

子所以不合於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必得活。不以

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白心暴白其心也。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故

循本 曰。華山之冠。別宥善惡。宥不及也。語心之容。者說心之形容也。命之猶名之心之用也。行心之用也。肫

者。說也。舊本作口。傷者。誤言心之用也。如以烹飪與人合。驩使之。飲樂以此調。初海內而已。請欲斯人立此

不得。飽。穀。子。亦。饑。而。隨。之。日。夜。行。不。休。日。我。必。求。得。活。民。命。哉。圖。以。傲。夫。救。世。之。士。不。盡。心。者。哉。其。學。有

小大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矣。言亦無小大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零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追拍。斡斷。與物宛轉。合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危然而已矣。推吐雷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堯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間然。惡可而言。常及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斲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躓。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乎皆嘗有聞者也。

人不聚觀一作不見觀一

郭註

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而不兩。選則不徧。都用乃周也。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也。

泠汰猶聽放也其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
又隣傷焉譏譏無任言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
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尚賢也非大聖者欲壞其迹使
物不殉也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民合不能知是
之與非前之與後睇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耳魏然
任性獨立也推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患生於譽譽
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
知處安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
爲不知道也塊不失道欲今去知如土塊也夫去知
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
若土塊非死而何豪傑所以笑也未合至道故爲詭
怪得不教謂得自任之道也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
以爲首也竅然逆風所動之聲反人不見觀不順民
望也斬斷無圭角也躡是也道無不在而云塊不失
道所以爲不知道槩
嘗有聞言不至也

呂註

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爲一不顧者
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其寂然不動者三子所

視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
大而言之不可不察也

可選則不徧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無遺矣是故
慎到奇知去已而緣於不得已泠者清其濁汰者去
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爲道也夫萬物並作乃
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已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
所以復而其芸芸乃所以歸根不足以及撓吾心也慎
到之所以爲道理以爲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鄰
傷之唯無知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
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誤髀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
下之賢聖所以弃知去已也推拍斷絕之宛轉則與
泠汰於物之謂推拍鍊治之既斷破絕之宛轉則與
之俱往故忘智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
羽之旋磨石之隧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
故無建已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無譽無過
慎到以是爲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絕聖棄知之
說而絕弃之者乃所以爲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成人
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蒙
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
而已其風窳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
者不言之說至於所爲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
不免於既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空虛不毀

萬物為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推折斷為哉其所謂
 道非道而所是未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耳三
 子雖非知道槩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未鉅尹文非
 唯知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而其
 真以治身今墨翟滑釐制行舉離於天下至於人
 不愛則喪本失真為甚故論道術為天下裂而先
 之次以宋尹則為知道田慎
 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情也

循本

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
 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趨不生兩意

如作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有所選擇則不
 周徧以之為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
 冷者清冷之意汰者洗滌之意冷汰於物猶言遇事
 脫灑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略也若
 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鄧析皆齊宣
 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諉忍
 恥也醜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縱脫無行縱肆脫
 略不事行檢也惟以拍之輒以斷之皆與之無競也
 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隧亦宛轉而出也彼以逸
 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却知與與慎到所為以

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怪訝而已田駢亦然
 亦如慎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
 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
 莫之非而已其風聞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
 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駢常自彭蒙之家而反久
 之人不復聚觀而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
 言雖不驚悚人終
 不免有人識之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
 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
 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郭註

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無有何所能及。羣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在已無居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也。形物自著者，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也。其應若響者，常無情也得焉者，失言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

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也。雖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取虛者，守沖泊以待羣實也。無藏有餘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忠其少也。歸然獨立自足之謂徐而不費者，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匪也。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物，不得咎。理根為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泰甚也。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迂逆則雖水氣無爽也。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為銳。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

以道為精，則以物為粗。以物為粗，則以無物為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趣時而已。道

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
 物莫能拔矣一與言為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
 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
 手故以濡弱謙下為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
 各歸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異乎推拍
 斲斷以為道者也關尹子十一句皆在已無居形物
 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雌靜而不唱
 辱謝而歸根谿輪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
 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
 垢以濡弱謙下為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萬物而
 物為之則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
 不費異乎勞形若已以為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
 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謂福以
 深為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為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
 矣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為精而澹然獨與神
 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嘆曰古之博人
 哉真人

循本
即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此喻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
 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
 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
 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
 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
 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
 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成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

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調適而上

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

也。連作宛轉貌。與物相從不違也。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或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

不意欲使物見其意也。沈濁者累於形名。以莊語為

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屢言重言。寓言俱通。至理正當。

萬物之性命也。不譴是非已無是非。故物而行也。

形羣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物合。故無傷也。不唯應當

世之紛故。參差充實。不可已多。所自莊子追以平

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其莊。莊然出拜

焉。言亦何嫌乎此也。

言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或與則未

嘗有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歿。以為天地並也。

木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

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

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詞。時恣縱

而不苟。蓋皆有所對。不以騎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

其為信言也。莊語猶去言。巨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

言。寓言所以趣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備古昔以為

謬悠若忘於情實者。荒唐無域畔也。莊端正也。瓌瑋奇特。

調適而上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

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

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界。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柶。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大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時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

奧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呂註

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謂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為賢，不知天地之虛，雖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宐其以天地為壯，存雌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為言，所以為德。今施恃其辯，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不知無言者為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強於物。其塗奧，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為。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博且辯，猶一蚤一蚋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多皆道也。一為本，多為末，則一雖不足為本，末之

然此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詞之末，以與物競，奚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 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或與天下辯其數，雞三足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為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為差別而已。施持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為名，此古人所不為，故不曰古之道術，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喪其本真也。

循本

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則所謂方術也。其言不中於理，逐一忖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可致千里。方睨者，日晏可睨，而視之也。天地山

澤日之中是物之生歿皆合之為同若大者同而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則謂之大同異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理以為無窮然畢竟有窮處雖今日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矣謂之昔日已來可也天下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為中則燕之地越之南亦可以為中矣况愛萬物則天地與吾一體矣此下所論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語柄羽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者意也是為三足郢本侯國而稱為王是有天下之號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人必呼為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鳥獸之生有尾觀製字丁字子字即有尾之狀荀子亦曰鈎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彼註云鈎有鬚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鈎鬚與尾類火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聲則能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蹶地考工記輪人云進而能其輪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目有所蔽則不見指有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蛇長而短龜能知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為方之器然矩體本不方規者為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可以

鑿非圍柎而柎自入之飛鳥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未嘗動也鏃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鏃矢也狗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而不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二也彼白黃耳而黃之謂人也非三歟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以變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白狗可以名之為黑馬而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捶不為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大地其壯乎言吾之強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飾於辯也塗路也墮迂曲也言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也不能以此自寧敢於萬物而不厭惠施不能安其為一偏而欲牢籠萬物以為能也莊子極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橫者可見矣編末叙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之後固未嘗敢以上掩六經也讀至此豈復更有

洪邁

莊子載惠子之言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為微塵餘半猶存

筆乘

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類解者多屬臆說范無隱與其門人嘗論此云恢愜悖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關舛駁不中之言惡用解為雖然凡莊生之所述豈特墨翟禽滑釐以來為近於道即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也劉辰翁所謂唯愛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以為疾也

陸德明

郭生前嘆膏梁之途說余亦暇觀貴遊之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禮濠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何也豈矣若郢匠衰同寢斤而相斲之言如此之甚

莊子振發音於七篇列斯於後世言

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

劉槩總論

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

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

者雜而難徧然本末先後之出於一而敬於萬者未

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動或靜能短能長以矯天

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

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

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

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

世以蹈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

-5 93 35 933" data-label="Text">

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

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

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

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為清靜墜於田彭於是宋鉅

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

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界無為復朴以絕

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濁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崖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莊子翼卷之八終

莊子闕誤

陳碧虛南華章句附闕誤一卷具載古今本同異今系之卷末庶幾孔氏闕文之意云

逍遙遊 計十三字

亦若是而已矣 見文如海 捨榆枋而止 見文本及江南本舊闕

腹猶穎然 見文本 彼之二蟲又何知也 見文本 八千

歲為秋此大年也 見成元英 豈唯形骸有龍聾瞽哉 見天

台山方瀛觀古 請買其方以百金 見江南古 安所困

苦哉 文作安所

齊物論 計十二字

老漁江南古藏雖我亦成也江南古藏本作雖我無成亦可謂成矣仁

常而不周見江南古藏飄風振海見江南李氏本舊闕聖人愚

毫見劉得一則是之異乎不是也其無辯矣然若果

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矣見江南古藏本

養生主計七字

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見文如海劉始也吾以為

至人也見文本舊作其

人間世計二十字

思其所行則庶幾見李氏本舊闕曰謔若往而殆刑耳見張

本舊作若殆術暴人之前者見江南古藏有心而

之其易邪見張本舊闕寡不道以懼成江南古藏本作寡

其大蔽數千牛大成李張本同舊闕將隱苾其所賴見張本舊

卻曲卻曲見張本舊作吾行卻曲計十四字

德充符計十四字

守其宗者也見江南古藏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

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見張

舊本計子之德口足以自反邪文成李張同舊作不

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邪見張本孔丘之

於至人口未邪見張本舊

大宗師計七字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厲乎其似世乎
文成張作邴邴乎其似喜也崔崔乎其似世也善少
見張本舊作天故殺生者不歿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往侍事焉
見張本舊作待

應帝王 計五字

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
見張本舊作度人吾與汝無其文
見張本舊作既

不震不止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正紛然而封哉
見張本舊闕

駢拇 計二字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張作而多已於聰明之用也而枝者不為

岐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岐

馬蹄 計一字

絡之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維

肱篋 計十一字

曷嘗不法聖智哉善人不得聖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智之道不行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聖智生而大盜起招擊聖智聖智已歿雖重聖智是乃聖智之過也彼聖智者天下之利器也
並見張本舊作人

刻意 計一字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
見張本舊作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繕性 計九字

繕性於俗見張本舊作繕性於清口學以求復其初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欲於欲思以求致其明見張本舊作俗古之治道者以恬養

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以智養恬見張本舊闕義明

而物親忠也見江南古藏本禮樂徧行江南古藏本作徧四時應

節見張本舊作得又何為乎哉見張本舊闕軒冕在身非性命之

有也見張本舊闕

說劍計一字

恒當何敢言見張本舊作尚

漁父計三字

皎白見張本舊作交侍於下風見張本舊作待以敗德人見張本舊

反

禪王計五十五字

恐聽口謬見張本舊作弦歌見張本舊闕不以羨自累也

見李氏本舊作利神無惡也見張本舊作乎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桓公得之莒齊子糾之亂小白出奔莒文公得之曹曹人觀晉越

王得之會稽越為吳敗句踐以會稽山陳蔡之隘於丘其幸

乎自桓公并注至會稽山四十故許由虞於潁陽而

其伯得志乎丘首虞安也見江南古藏殷德衰見江南古

藏本舊作周

盜跖計十一字

穴室樞戶見劉得一口休卒徒於太山之陽見江南古藏本

凡天下人有三德見張本此七子者世之所高也

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見江南古藏本

操瓢而乞者皆利名輕死見張本汝行如桀紂則

口作色有不服之心者見張本吾昔與子訟於

無約曰見張本則亦猶夕病長阨見江南古藏本若負重

行而上坂也見張本貪財而取辱見張本

在宥計二字

空同之山見張本以此因人之國僥倖也見江南古藏本

天地計十三字

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

沈珠於淵見張本退已音紀見江南古藏本

有機械於此其名桔槔並見張本聖人所

羞也見張本不相罪坐見張本

天道計九字

其自然為也見張本而道德之至也見張本實者倫

矣江南古藏本刑名比詳見張本夫天地至神矣

安取道哉見文本非知治之道者也見江南古藏本

淵淵乎其不可測也見江南古藏本

天運計十七字

孰隆施是李氏作弛在上彷徨見張本舊作有名者公器也見張本舊

闕又奚傑傑然見張本舊闕予口張而不能脅舌舉而不

能訥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然則至人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發動如天地者

哉見張本舊作乎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也昔黃帝之治天下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眸子不運而感風化雌應於下風而感風

化故曰風化並見張本舊闕

秋水計十四字

五帝之所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連故異便耳見張本舊闕是故大

人之行不出害人之塗也見張本舊闕謂之篡之夫見張本舊

闕知乎人之行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天而不遇時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

得當堯舜之時當桀紂之時並見張本舊闕出跳乎井幹之

上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跳梁且子曰見張本舊闕

至樂計三十八字

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

以無為而誠者為樂矣並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萬物皆化生見

南古藏本舊闕今有變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觸體見夢

曰向子之談者見張本舊闕泛然以天地為春秋見張本舊作從

而復為生人之勞乎見張本舊作彼必相與異其好

惡好惡異故先聖不一其能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故異也種有幾

若畫為鶉見劉得一斯彌為食醯食醯生乎頤輅頤

若畫為鶉見劉得一斯彌為食醯食醯生乎頤輅頤

輅生乎黃軛黃軛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瞿芮瞿芮生乎腐蠶腐蠶生乎羊奚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

並見張本舊闕

達生 計十四字

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物焉得而正焉見張本舊作止不開

人之人見劉得一以瓦投鉤投金投見呂覽舊作注有張毅

者見高門縣簿見劉得一人之所最畏者見江南古藏本舊作

取吾將三月秦汝見張本舊作自為謀則取之其所

異說者何也見張潛夫異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文如

海劉得一其由是與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口忘是非張文本本同

是則安平陸而已見劉得一

山木 計七字

運化之泄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物褰裳躩步見張本舊作蹇莊子反

入宮三月不庭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從其令江南李氏成

虞人以吾為戮張文本同舊逆旅之有妾二人見劉得一

本舊闕

田子方 計一字

其導我也似父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道

知北遊 計十二字

知如字舊音故曰通天地之一氣耳見劉得一本舊

合彼神明至精見劉得一子孫非汝有見張本舊運

量萬物而不遺文劉本同汝唯莫必謂無乎逃物張成

山林與臯壤與與我無親使我欣然而樂與

本同舊闕見江南藏

庚桑楚計十二字

辭盡矣口奔蜂不能化藿蠋江南李氏張本同舊作

十日息愁江南李氏文劉張人見其人物見其物見張

每妄更為失見劉得一出入而不見其形見張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宗者見文本又適其偃溲

焉江南李氏張移是非今之人也江南李氏張

徐無鬼計十二字

藜藿柱宇鼯鼪之逕文張同察士無陵誅之辭則不

樂見文成張本同聽而斲之瞑目恣手盡壑而鼻不

傷見江南李氏本可不諱云見江南李氏游於天地

也見江南古擇疏鬣長毛自以為廣宮大園見張本

古之真人以天待人見張本

則陽計二字

同檻而浴見張本氣之廣者也見劉得一

外物計五字

我且南游說吳越之王見張出拾薪見張本中民

之行易進焉耳張成本大林丘山之善張文本沐老

見張本

寓言計四字

如觀鳥雀蚊蚋見張本勸公以其私歿也見張本向

也括撮而今也被髮見張本而況乎以無有待者乎

見張本

列御寇計十二字

無多餘之羸江南李氏張汝處已音紀江南李闔口

嘗視其良文成李同舊作古之至人天而不人見張

有慎懷而達見江南古藏仁義多責六者所以

也造生之情者傀見劉得

天下計三字

而九滌天下之川江南李氏雖未至極江南李氏文

謂至

右三十三篇闕誤或兩義共三百四十九字

覽過南華經名氏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葛湍校天台

山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郭象

注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散人劉得一注大中祥江

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

右九家闕誤同異各有義旨

莊子闕誤

莊子翼附錄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論

阮籍

伊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全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決濟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

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其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闚鑿整飭。嚮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臆臆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或作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

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鷁。有口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

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感以失真。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嗟喻精神。言其所見。曰。管人有欲觀於閬峯之上者。資端冕服。驛驪。至乎崑崙之下。没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驛驪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鐘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反乎。天地生

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水。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

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為大。泰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

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一作佳。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者。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聽聲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過性之所安。故疾疹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活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空。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空同。

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將不失問於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雷陽谷之上而懸之後將入也。故期得者壘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於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一作亂其負。故自然之理不

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闕下之誠也。克己以為人者廓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此句誤亡家之子也。剗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貧冒之民也。潔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洿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或作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歿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燼也。故至道

惑極混一不分。同為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汙之為罰。而貞白之為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齟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漢三晉之士。嘗相與明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為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飭帷幃。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

割繁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為復

斲萬數竅。一作相和。忽焉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質。

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是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之。夫別言者。

懷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馬軾者。行以離支。

一作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

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敘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

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關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秦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大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臆脈，亂次而退，蹉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其或作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聖氣而慙愧於衰辭也。

莊子論上

王安石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

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

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

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太哉，非儒之所能及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學
莊子論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爲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爲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旣反之，宐其得罪於聖

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曉曉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門。然其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多與老子同。然

言也。作漁父盜跖法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莊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其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等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

莊子內篇
卷之八
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雖雖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贈別

潘佑

莊子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佑常佩服於斯言。夫得者。謂如人之生也。自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却也。此豈非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若暮之失早。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者順也。天下之事皆然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人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可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乃自

然之也。不知其然而然。故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
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安能分得失於
其間。結哀樂於其會邪。如人一歲二歲。至于百歲。其
間得失哀樂。雜然繁苛。當其時。哀則戚戚而不可解。
樂則熙熙而不可易。及其過而思之。乃覺。覺亦夢也。
則向之熙熙戚戚。亦何妄哉。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也。今之失。何足介蠶邪。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
生。是爲中國。日月東西出沒者。是爲晝夜。其間含齒
戴髮。粒食衣蠶者。是爲人。一性之動。是爲太易。言性
移易不定也。或爲人。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則

柔動植云云。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與。是爲名。倍
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云云。是爲事。事往而記之。於
心。或爲喜。或爲悲。或爲恨。其名雖衆。然皆一心之變
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哉。於是分彼我。彼謂我爲彼。
我謂彼爲彼。彼自謂我。我亦自謂我。使其交相指。皆
彼也。自指射。皆我也。然終不知誰爲彼。誰爲我也。雖
聖人不能定之。且強爲之治焉。於是。有或名商周。或
名秦漢。治筠穀之膚。舒而裁之。謂之簡牋。束毫末而
染丹墨。而縱橫之。謂之文。聚云云之事。而錄之。謂之
典籍。後人視之。謂之稽古。世世相倣。而不知休息。或

至於道。或溺於心。謂之曰學。或曰。自古及今。營營於其間者。惟其一畫爾。一畫之間。而營萬世之務。何異乎覺而憂夢。夢而憂覺也。日月星辰。丘陵山澤。如故也。含齒戴髮。剛柔動植者。云云而不已也。往所謂商周秦漢。或爭而得之者。或爭而失之者。今何有焉。今予視之。真覺之視夢也。豈若體道安性。而清虛為任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住也。已往無物也。予今營營復何求邪。然而貪慾而好利。繫心於得失者。跼促若轅下駒。安得懸解如列子。能言如莊周者。發言如雷。注耳如風。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不復歸無物至於無言。與在之所言如此。天下之行也。錄以贈行。足下跼促之甚者。其心已病矣。聞吾此言。病其瘳乎。

雜說

王雱

聖人有論議無辯。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辯者辯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辯。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眾人務辯以相示歟。

莊子之書兩言罔兩之問影。以影之為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為在形。豈知影實不待於形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為蝴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蝴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活之意於一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危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曰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將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為言。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為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為書。而言及

鯤鵬蜩鷲斥鷃鷦鷯羊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為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鎡鋸。不怨飄瓦。與夫不怒虛舟之意同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體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外者。無也。人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侈也。德者。已之所有也。於已之所有。人益之。是侈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聚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奈曲士指此而非之。宐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米。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曰顏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仁義內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內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離。動與物爲構者。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如斯而已。

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子曰。德不可至。何也。曰。

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
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
道不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
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至。

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其昏昏。
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斗折衡之言。所
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
又奚俟於言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
言者。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
則駕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忘象。

得象則忘言。此亦莊周之意。有冀於世也。

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之至人
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齊。道以陰陽會。
以天地爲一朝。以曠代爲一府。無人非爲異。故物不
得而親。不得而疎。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
雉之在乎樊中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
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爲悔。與天同也。若其與人同
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
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

懼。小恐之謂惴。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惴惴。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不藏。莊周之言。尚神而賤

神。在之過也。

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止於根。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

莊子之書。有言。至人至人者。以真者言乎其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也。故曰明不勝神。

老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物由之。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濔溟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萬物芸芸而生。成於中。所謂不見其極也。

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道也。安能舍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

莊子有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爲體。在用爲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以親也。

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莊子九論

李士表

元卓

夢蝶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爲周。奚物而爲蝶。認周

以爲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爲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況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爲蝶。卽蝶爲周。蘧蘧然而覺爲周。卽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覽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爲事之實。以魂交之寐。而爲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爲物。戚然而惡。一復爲人。忻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不

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爲妄。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爲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爲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爲是。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垂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卒齊物之意。噫。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游。帝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不然。彼致道者。疏以通其礙。靜以集其虛。誠以

生其神。寂以反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生歿。真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爲寓言。

解牛

卽無物之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爲實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心冥物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於無解乎。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爲不多。疑若敝矣。而刀刃若新發於剛者。蓋執亦

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爲能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有刀則能以存。有牛則所以立。物我旣融。能所斯泯。浮游乎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大郤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未嘗爭而同然者自固。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自安。况大觚乎。以是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刀而對。而無畱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逐物之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

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
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踞
而踞。不知膝。在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大用無擇而
成其自爾。此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
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
應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也。是刀
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圍。非新非
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煨而
堅。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
庖每見其難爲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
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
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礙其解也。解礙俱
遣。虛而已矣。切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寓養生之主
次。養生於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困於形
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
能齊物。以是賓賓。然與物靡刃於膠擾之地。其生鮮
不傷矣。惟內無我者。故能逍遙於自得之場。惟外無
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游於萬
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故莊周以是起解牛之喻。而
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自物之無而觀之。真常湛寂。亙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卽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塵可以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有。安使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漉之生。託乎必遯之地。夫然而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故吾。雖使執之而雷。皆自冥冥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用。所以況造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山。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

方。壑之與澤。爲有方矣。一固無體。舟之與山。爲有體矣。夫一隨於動止。而游於有方。一昧於虛明。而囿於有體。則一者自此而對矣。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士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且有方矣。挈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日徂於一息不畱之間。化故無常也。

我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羣動。而有心者所以妄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方其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繫。一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而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其得一之全。故知萬化之未始有極者。動無非我。則天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邪。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其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且宅爾。陳人爾。與物周游於造化之逆旅爾。安得遊周旋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坐忘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鳥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鳥用墮。況於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爲忘也。

邪。不然，厭擾而趣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虛。必

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卽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卽麤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

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僞乎道無真僞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而告於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

有感者也且感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入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子以其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以空虛不毀為體以淵明不測為用子則有出母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

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為為死生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歎之以其死。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沖。遂以為不齊焉。地文則

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役見為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為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已。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

者其誰邪。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
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
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
爾。壺子之心。弔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
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
以爲騰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
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
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敝敝然以天
下爲吾患。役於萬物。而北所以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
汶可乎。此古之應帝王之以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玄珠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
以況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
而旋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
人僞。遂遠大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
之者又其誰邪。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邪。
夫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
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
弗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
在。近不間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

莊子所著 卷之八
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遙。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卽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爲知迷。卽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卽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

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互古互今。而獨露真常。大感大靈。而咸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特異之。

濠梁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形本無形。凡森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於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先受之。有不比逃遊。

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水之中者。將以是爲魚之樂乎。以是爲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於魚。故其知一。至樂無樂。魚不知樂其樂。真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莊周以是契之於無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子於此。非不能默。惠子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問。則周之言無所託。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

與物爲兩者之蔽爾。將物皆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知我而知魚之爲樂也。邪。將我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是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邪。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所以請循其本也。其本未嘗不知。管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魚。視人如不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儵魚之樂也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作秋水之篇。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次

之以蟲虺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
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儵魚之樂以卒其意而至
樂之說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
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墜車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
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邪彼醉者之全酒
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
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
酒者猶足以外灰生而忘驚懼况性天之全未始離

在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知見之障。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親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矜。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

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者。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讐者不折。鑊又次之以伎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入也。故墜者不傷。讐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道術

管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有邪。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

無邪。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
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
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
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
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
畛域睨。卽其亙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
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
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
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
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於宗神。人得之不離於精。至

人得之不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
仁。以是為法。名標稽之數。以是為詩書禮樂之文。古
之人卽是以為道術者。非系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
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
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
其該編者也。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
隨所見而自端。以謂道術有在於是也。其生不歌其
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人太多。為
己太少。寡而衆。斲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謀髀無任。而
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悅

之以謙下為表以虛空無已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
之比數子者或一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強聒不捨
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
道計其術之在道中猶蠶空之在大澤也猶稊米之
在大倉也猶小石之在泰山毫末之在馬體也自其
所見言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
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大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
大倉均於成教一壘與大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備
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後
百家無大全雖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

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
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
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堯舜之相授授此者也禹
湯之則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仲尼之
潛心潛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之先覺
覺此者也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深包大道之本力耕非
百家之散而終以謬悠之說無津涯之辭日列於數
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跡以聖天下後世孰謂周蔽
於天而為一曲之士

